



走過奧運的日子——北京（四）

美國及加拿大以16億美元購買北京奧運版權費，投資費龐大，因此他們的製作也相對地盛大。TVB在製作租用的地方及人手雖然是歷來最龐大的，但相比起美國NBC電視台，只談工作人員數量：NBC派去北京的工作人員比TVB多十倍，名副其實的「小巫見大巫」。對於NBC，我有特殊的情意結，因為指導、啟蒙我製作奧運的老師正是當年NBC電視台Vice-president的Alex Gilady；現時的他則是國際奧委會會員，主管電視。正因如此，自1988年漢城奧運開始，每一屆的奧運我都有去拜會一下NBC電視台，好好向他們學習。

回想當年，在Alex的指導下，我了解如何由十個八個人的計劃開始，以一個金字塔作形式；由上而下分階段增加人手到正式奧運期間至4,000個工作人員；這無疑是一門很專業的學問，雖然我未能有機會直接參與他們的製作，但透過跟他學習的理論，我亦能把這知識放進我日常如製作奧運、世界盃等工作上；而我的MBA畢業論文亦以「北京奧運製作成本研究」為題完成，說起來還得特別感謝Alex Gilady。

NBC於每次奧運投放的資源都很多；北京奧運開幕禮由芬蘭電視台負責製作國際訊號，動用了38部攝影機，而NBC除了用大會發放的訊號外，自己還再多加20部機拍攝；NBC在每一個場地也放置了自己的攝影機，在國際廣播中心IBC亦有自己的餐廳、咖啡店（Starbucks）亦會供應所有工作人員免費享用飲品和小食，包括我們入去的參觀者全

部都可分享此福利；相比之下，TVB每位工作人員只獲分派膳食費，又是另一「小巫見大巫」之事。

說到膳食，每屆奧運在國際廣播中心的膳食價格都是比較昂貴的，以現在的市值計算，一餐大概要港幣200元，每個地方也差不多；但離開廣播中心在外面的餐廳，有地方就會便宜些：例如92年巴塞羅那奧運，由於廣播中心膳食於香港人而言不太習慣，我們就偶爾在外買些正宗中式飯盒，盛惠港幣100元一份，如在香港，92年的一個飯盒則大約20元左右，大概是5倍的價錢。

至於到北京奧運，大會同樣也是由一外國公司承包膳食，同樣昂貴；在奧運開幕前，我們還有些少空閒時間出外食飯，大魚大肉每人不會過30元人民幣，比國際廣播中心便宜得多，在中心吃的話每人最低消費亦要200元；如此大的差價令當時一些外國傳媒不停指罵北京奧運膳食昂貴得不合理，於是北京奧組委就跟承辦商開會討論，要求承辦商大幅度減價，差價由奧組委負責；這對我們在中心的工作人員來講當然開心，誰不想吃到美而廉的食物呢？

不過參與過這麼多屆不同國家及城市舉辦的奧運，在別的国家時，廣播中心膳食的消費高，大家總覺得理所當然，亦不會投訴；但相同的在中國北京的國際廣播中心，用同一家公司，提供同樣的膳食服務，就被投訴定價太高，實在頗令人費解。



■TVB北京奧運大攝於國際廣播中心外。 作者提供



豆腐吃出不同味道

家人不是素食主義者，但是偏愛豆腐，所以經常不同類型的豆腐都買過，包括油豆腐之類豆品，光顧過多年號稱「九龍第一」某著名老店子的水豆腐本來不錯，但是買過一次同店貴絕全行的油豆腐，皮硬如殼，連大路貨也不如，始知同一商號，未必所有類似貨品都同一水準，尤其是賣得愈貴的愈捨不得清理殘貨，可能為了多省一點成本，剩餘豆腐多炸一次而不惜賣壞招牌。

都說平野有好，其實貴嘢也未必一定好，類似某菜場有機莧菜農藥超標的新聞便有過不止一次，有機食物比同類食物貴近十倍，賣不完，商人不老實，加長保鮮期，就出術了。

正如另一家本來以腐竹享譽多年的老店，最近買來的腐竹已無昔日光澤，費時半日其韌如故，是否接手經營的「腐二代」已失祖傳秘方或是過於精明而急功近利則不得而知。

說回豆腐，近日意外在某另類超級市場看到有硬硬身方塊包

裝的，由於從未見過，好奇買了幾個，嘗試之後，倒有點意外驚喜。每包五小片，每片2×2.5吋，脫水後硬如乾餅，妙在用水略浸1、2分鐘，半軟後便可隨意切成任何形狀。脫水豆腐比較膠盒裝豆腐方便在限期較長，用量多少可隨人意，雖然膠盒豆腐較為軟滑，可是接近限期時水質過重容易變味；脫水豆腐好處是容易處理，而且軟硬程度亦可在浸水時由人控制，半軟硬方便油炸，浸到全軟，大熱水灼幾秒鐘收火撈起，以菠菜皮蛋紅糖麻油涼拌，口感也不輸於市場水豆腐。熱水不要放鹽，否則豆腐變老便不夠軟滑，油炸之前放鹽，才是人所共知的常識。

也試過以脫水豆腐自製簡單臭豆腐，從上海南貨店買來雪菜，連汁滿蓋過豆腐放置盅內，密封三數星期便可發酵入味，雖然用料沒正宗臭豆腐那麼複雜（其實製臭各師方法，也無所謂正宗），雪菜臭得清淡，也富口感，至少比起其它古怪偏方來得衛生。



■豆腐也可以那麼多花樣。 作者提供



富豪的女人

城中超級富豪有兒子個性反叛，身家逾千億，年逾五十，卻至今未婚。但感情生活豐富，每每在公開場合出現，身邊的女伴總有新面孔，也惹人好奇，引媒體追蹤，其中最廣為人知的一段是跟比自己小二十二歲的女星一段撲朔迷離的忘年情，女方甚至為他生了三個兒子，算是助其完成傳宗接代的責任，卻仍然入不了豪門。

很多人不解，可幸女方才有才貌，孩子放在富豪家撫養，不愁人照顧，自己也趁年輕，重返影視圈，自食其力，也有所作為。這是現代女性的可取之處。

最近，又有另一位更年輕的女子獲其青睞，公開出雙入對，獲承認為女友，年齡相差逾四分之一世紀。據報女方不但獲贈名貴禮物，富豪更以其名購入億元豪宅……總之，羨煞編織美夢的少女，人們也議論紛紛，一方面把富豪新舊女友來個比較，另一方面挖掘新女友的家庭背景：選美出身，但也只是拿了個季軍；在演藝圈，演了哪幾個角色？沒人叫得出；中學或大學是哪一間名校？普通得很。父母身家？平常人家。至於身材樣貌氣質，平凡如任何一位在旺角街頭遇到的年輕女子。似乎沒一樣突出。那富豪為

什麼會看上她了呢？這可是不少人的疑問。

我聯想到年初病逝的另一位富豪，生前也曾有一位紅顏知己，還比他大好幾歲。據說是早年的戀人，因為父母反對而分手，各自結婚。幾十年後，女方離婚，富豪在經歷了一次恐怖的綁架後，性情大變，連枕邊人都提防。唯信此女子，不但私下談心，連公司大小事務都交此女子打理……此舉自然引起家人和公司同事不滿，甚至鬧至分家分產，另立門戶。傳媒好奇，於是挖掘該女子資料：同樣平凡……升斗市民不解：以富豪的身家地位，可以選得更好……問題是，何謂更好？誰才更美或更佳？誰也說不準，只有當事人才「冷暖自知」。找妻或找伴，最重要的是可以分享和分擔，自己感覺舒服，在彼時彼刻。也即緣也。

富豪也是人，除了比大多數人有錢有勢外，作為人，就有人弱點，只要能抓住他的弱點或恐懼點，彌補之或安撫之，消除其內心的不安，自然獲得信任。而這只能是有機會在其身邊出現並合其眼緣的人。

至於他們在一起幸不幸福，也只有他們自己知道。他或她的「貢獻」或許只供人飯後談資，或給灰姑娘一點點上進的動力吧。



製造「恐懼」的假象

一直以來香港是一個各方面也較開放的國際城市，無論政治或經濟上的規範都較有寬鬆空間，甚至「灰色地帶」，有人可以避開法律約束。隨着時勢的轉變，香港某些政策規條也相應要改進，與現實接軌，與國際同步，正所謂時代巨輪在轉，你還可以原地踏步嗎？香港特區政府因應實際需要提出修訂《逃犯條例》的建議，一條在國際上絕不罕見的正常法規，有人竟然強烈反對，肯定是背後有極大的利害關係。

反對派議員強烈反彈，做出一連串不顧個人形象的行為；看到他們的瘋狂行為沒有意外，因為涉及他們的切身利益，「外國間諜」能否繼續任意在香港活動？反對派的金主很擔心他們在香港的出位行為隨時因這條例而無法脫身；亦可能收縮了他們的活動空間和生存空間，怎能不竭力反對？一直認為任何法律規範都是不會影響到安分守己的人，是有心挑戰法律的人才害怕。

至於商界有人擔心，當然出於做生意免不了有踩界「中招」，是正常的反應，只是當他們冷靜想想，就算是沒這《逃犯條例》，若是重大犯罪案件，有關部門亦可透過國際刑警執法，犯罪者是逃避不了。你看美國要抓他們眼中的「華人商業間諜」所採用的手段是指使友國跨國拉人、設陷阱地誘人入境，手法卑鄙。又何時有講光明正大？

香港某類人別有用心地製造出「恐懼」由中國內地執法的假象。而且有些事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的，「恐懼中國內地執法」的人應該看清楚實際情況，截至2018年底，中國已與74個國家簽署雙邊刑事司法協助條約、民事司法協助條約、引渡條約、被判刑人移管條約及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合作協定145項；中國加入《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等近30項含有司法協助相關的國際公約；2014年至2018年從美國及加拿大等數十個國家引渡或遣返回國42人。據統計內地已向港移交逾260疑犯。

當今世界問題都是聯動性、跨國（地區）性、多樣性，要共同打擊和防範各類犯罪，香港與20個司法管轄區有移交逃犯長期協議，與30個國家和地區簽署了刑事事宜相互協助安排，與內地卻沒有相應安排，你總不尊重、不信任祖國內地，那怎合作？有憂慮可以提出來，連坐下來商討也不做，豈不是自絕於天下？



百家廊

采拉

午餐過後沒時間午休便到了「蓬萊仙境」。這四個嵌在道觀前院南邊照壁上的字，據說是呂洞賓親筆書寫。其實我們是到供奉道教著名八仙之一呂洞賓的「呂仙祠」參觀。下車時雖然有雨，卻沒阻礙遊覽，迎客大門上綠色琉璃照壁，啟功先生題的「邯鄲古觀」匾額高高在上。中國寺廟道觀大門多朝南，「呂仙祠」大門卻向西。一說是呂仙祠西邊當年靠古御道，道上車水馬龍，行人如鯽，大門朝西便於人們朝拜進香；另一傳說是邯鄲西部有座紫山，常年紫氣縈繞，寺門向西有利道家修煉聚納紫氣。道觀既名「呂仙祠」，供奉的應該是呂洞賓，叫人意外的是當年路過此地的書生盧生，因為做了一個夢，搶走了風頭。我們皆為黃粱夢而來。

盧生是唐傳奇《枕中記》的主角，原名盧英，字粹之。作者沈既濟把唐開元年間，一個屢試屢敗的不得志書生，在邯鄲市北10公里處的客棧，遇見道士呂翁（後人傳說是呂洞賓）的故事寫下來，流傳至今。懷才不遇的盧生向呂翁訴苦，自認命運不濟故屢考不中。言談間客棧主人正準備要煮黃粱，呂翁從行囊裡取出一個兩端有竅的青瓷瓷枕遞給盧生說：「你先睡一覺吧」。盧生發完牢騷，枕上青瓷枕即進入夢鄉。他從青瓷枕的孔竅走進去，竟回到山東老家，娶了貌美如花的妻子崔氏，考中進士。此後官運亨通，步步高陞，一直做到宰相的職位，生五個兒子，全是高官，媳婦高門之女，兒孫滿堂。享盡人間富貴，八十歲命終時，盧生突然醒來，發現自己還睡在客棧裡，周圍一切如故，甚至連客棧主人在炊的黃粱飯也還沒煮熟。盧生因此感悟人生如夢，放下想要追求的功名利祿，跟隨呂翁去求道。

呂洞賓在唐朝把盧生帶去深山求道，一直到明代重修此祠時，負責設計的師父在照壁準備四塊青石板，請來許多書法家題字，卻無一合意。一日突然跑到個叫花子，閒逛至

南牆下，順手抄起掃帚，蘸着剩菜湯在青石板上畫拉開來，監工見狀把他趕跑，之後用清水冲刷，青石板上顯出「蓬萊仙」三個字。呂洞賓正是蓬萊仙呀！結果四塊青石只寫三個字。清乾隆年間，乾隆皇帝下江南，路過這裡小憩，聽道士講述並看到龍飛鳳舞的「蓬萊仙」後，想了一夜，隔天補個「境」字。導遊指着最後一個字說：「『御筆不如仙筆』，人人都說乾隆雖貴為天子，卻是肉體凡胎，比起前三個字的仙風道骨，『境』字遜色太多了。」

一行人聽說是神仙和皇帝合作的書法，紛紛過來合影。雨還在下，時大時小，撐傘有些不方便，有的景點便忽略了。照相時看見中國原書協主席沈鵬筆法瀟灑的對聯「蓬萊仙境蓬萊客，萬世儒風萬世詩」掛在當年原是道士煉丹的丹房，故稱「丹門」，門上懸着首都師範大學教授歐陽中石題的「澤沛蒼生」匾額，「經過此門者，好運常相伴」。不迷信的人也樂意接受，丹門內一道水堤走向八角亭，兩個水池皆種荷花養鯉魚，遊客緩步流連因為人人都在拍攝，經過八角亭後的午朝門進入「神仙洞府」。在首座大殿享受第一縷香火的是呂洞賓的老師漢鍾離，這座道觀完全體現了中國人尊師重道的精神。呂祖殿就在鍾離殿的後面，門楣橫幅題「孚佑帝君」是元代對呂洞賓的封號，「道院光招蓬萊客，玄門常會洞中仙」對聯告訴遊客這就是呂洞賓的供殿，壁上畫滿呂洞賓的生平事跡。

中軸線上最後一座大殿門兩側的對聯「睡至二三更時凡功名都成幻境；想到一百年後無少長俱是古人」，淺白易懂卻內涵深刻哲理，終於來到我們尋找的黃粱夢主角「盧生祠」。祠外有人在點燃香火，祠內有人圍着被香煙熏得像黑人一樣的盧生，雙目緊閉，側身而臥，似乎仍在夢中。大多遊客並沒注意觀看周圍牆壁描繪的盧生夢境圖畫。遊客更在乎的是「摸摸頭，啥都不用愁；摸摸肚子，富貴榮華一輩子；摸摸腳，啥都有……」流傳的言語因為充滿世俗人間的誘

惑，遊客連排隊也顧不上，爭先恐後摸頭摸腳摸肚子，盧生也因為遊客長期撫摸的汗漬而全身光滑亮澤。

一場黃粱美夢叫盧生清醒了他自己，從此明白功名利祿一場空，榮華富貴一場夢。沈既濟的《枕中記》之後，這個夢一再地被改編和續寫。唐代李公佐的《南柯太守傳》，元代馬致遠的雜劇《黃粱夢》，明代有湯顯祖的《南柯記》和《邯鄲記》，清代蒲松齡的《續黃粱夢》等都是。研究學者認為《枕中記》對經典名著《紅樓夢》產生極深刻的影響。黃粱夢反映出中國儒道兩家的「無為是永恒，出世是正道」的傳統思想，邯鄲就在盧生做夢的地點建了「盧生祠」，然而，傳說歸傳說，故事歸故事，到「盧生祠」來的香客顯然尚未真正領悟寧靜致遠，淡泊名利的人生真諦。金代詩人元好問在《題盧生廟》一詩點出了人性：「死去生來不一身，定知誰安復誰真，邯鄲今日題詩者，猶是黃粱夢裡人。」

邯鄲元年縣蘇里鄉，因為一篇《黃粱夢》，1984年改名黃粱夢鎮。文學的力量又一明證。本來應該是住在黃粱夢鎮的人才是黃粱夢人，然而，金好問一詩讀來令人忍不住要嘆息一問「又有誰不是黃粱夢裡人呢？」出來時雨漸小，把雨傘關了，才見東側有座「八仙閣」。這裡當年可是八仙相聚小憩的地方呢。北洋軍閥時期，吳佩孚曾在此駐軍，剛毅正直，德行操守和氣節上鶴立雞群，並支持五四學生運動，以四不宣言「不出洋，不住租界，不結交外國人、不舉外債」贏得「愛國將軍」美名的吳佩孚，從他在這兒題「世變幾滄桑，百眼冷看道上客；塵緣皆夢幻，黃粱熟待枕中人」的對聯，證實他確是北洋體系中罕見的秀才將軍。

上車時午休時間已過，卻覺昏昏欲睡，旅遊巴士搖搖晃晃，本來說路上要唱歌要表演的人也沒有了聲音。巴士上的人心裡還在猶豫：睡，不睡？有點擔心夢醒以後，也許就跟着盧生求道去。



使命感基因源於時代

不同社會制度、不同時代下成長的人，都有不同的價值觀和心目中對理想的不同定義。生長在資本主義社會的人和社會主義的人個人的價值觀和追求的理想差別很大；就算是同一社會制度下成長在多磨難的時代與成長在富裕時代的人價值觀、思維都很不同。

成名後，影響力增大後最想做些什麼事？是利用機會賺快錢、把握機會做生意搵錢、藉自己影響力做些利人利己的好事。很感恩珍惜擁有，繼續朝目標前行，穩步地實現自己的理想！從他們的選擇就猜到他們成長背景是什麼。

另一例子就是對待個人榮譽、獎項的態度，以前年代的人對獲得國家、業界頒發榮譽，一張獎狀一個獎牌、獎盃已經很欣喜！現代人會問有冇獎金、優待先？光讚揚一下，頒贈一張獎狀，他才不稀罕哩。因為如今是功利的年代，社會愈來愈現實，客觀事實是貧富懸殊，而人人愛攀比的心態下，人一定千方百計拚命賺錢，只要大家都富貴心態才能平衡。加上物價騰貴，凡事需花錢，無錢寸步難行，沒法不講錢。環境促使人變現實，稍為自我價值觀平衡得不好就易走偏。

導演賈樟柯曾經是「山西汾陽小霸王」、「迪廳小王子」的「小鎮文藝青年」，成長在中國上世紀70

年代末到80年代正是社會轉型的時候，這個時代給了他們機會，也給了他們一份深藏在內心的使命感、回饋社會的激情。所以近年他選擇藉自己影響力做些利人利己的好事，於是在他的家鄉山西汾陽破土動工建設「賈樟柯藝術中心」，集展覽、電影、圖書館為一體。「藝術中心」5月辦呂梁文學季，賈樟柯運用自己的影響力請來著名作家莫言、余華、蘇童等30餘位當代文學家親赴呂梁文學季與鄉村讀者見面，在鄉村舉行文學盛會。在當今推崇影像文化的氣候，他勇於提出文字、文學要重視的觀點。

他指出自己的成長年代看文學是最大的娛樂，圖書館裡也有《十月》、《當代》、《人民文學》等文學雜誌，但現在這樣的雜誌逐漸看不到了，文學好像愈來愈少了，娛樂愈來愈多了。是時候需要重新回歸到閱讀和寫作的快樂，讓更多年輕人感受文字之美，通過文學來感受詩和遠方。未來買家莊成作家村，可以做常態化的寫作基地。賈導做這些沒有商業利益的事，是深感在農村和小城市匱乏藝術資源，希望藉由自身影響力，將自己的藝術資源帶回家鄉，讓汾陽文脈延續，鄉鎮也有接觸當代思潮的窗口。當然他的做法也獲得縣政府大力支持，但還是要有心，放下自身工作肯擔當籌劃活動。

美夢之鄉

感，遊客連排隊也顧不上，爭先恐後摸頭摸腳摸肚子，盧生也因為遊客長期撫摸的汗漬而全身光滑亮澤。

一場黃粱美夢叫盧生清醒了他自己，從此明白功名利祿一場空，榮華富貴一場夢。沈既濟的《枕中記》之後，這個夢一再地被改編和續寫。唐代李公佐的《南柯太守傳》，元代馬致遠的雜劇《黃粱夢》，明代有湯顯祖的《南柯記》和《邯鄲記》，清代蒲松齡的《續黃粱夢》等都是。研究學者認為《枕中記》對經典名著《紅樓夢》產生極深刻的影響。黃粱夢反映出中國儒道兩家的「無為是永恒，出世是正道」的傳統思想，邯鄲就在盧生做夢的地點建了「盧生祠」，然而，傳說歸傳說，故事歸故事，到「盧生祠」來的香客顯然尚未真正領悟寧靜致遠，淡泊名利的人生真諦。金代詩人元好問在《題盧生廟》一詩點出了人性：「死去生來不一身，定知誰安復誰真，邯鄲今日題詩者，猶是黃粱夢裡人。」

邯鄲元年縣蘇里鄉，因為一篇《黃粱夢》，1984年改名黃粱夢鎮。文學的力量又一明證。本來應該是住在黃粱夢鎮的人才是黃粱夢人，然而，金好問一詩讀來令人忍不住要嘆息一問「又有誰不是黃粱夢裡人呢？」出來時雨漸小，把雨傘關了，才見東側有座「八仙閣」。這裡當年可是八仙相聚小憩的地方呢。北洋軍閥時期，吳佩孚曾在此駐軍，剛毅正直，德行操守和氣節上鶴立雞群，並支持五四學生運動，以四不宣言「不出洋，不住租界，不結交外國人、不舉外債」贏得「愛國將軍」美名的吳佩孚，從他在這兒題「世變幾滄桑，百眼冷看道上客；塵緣皆夢幻，黃粱熟待枕中人」的對聯，證實他確是北洋體系中罕見的秀才將軍。

上車時午休時間已過，卻覺昏昏欲睡，旅遊巴士搖搖晃晃，本來說路上要唱歌要表演的人也沒有了聲音。巴士上的人心裡還在猶豫：睡，不睡？有點擔心夢醒以後，也許就跟着盧生求道去。

讀子光



伍采果

我自小隨父親，愛喝茶。年少時喝茶如牛飲，成年後學會了品，品茶亦同品味人生，苦澀甘甜皆在其中。喝茶離不開茶器，離不開紫砂壺。我喜歡紫砂壺，但從不刻意收藏，亦不喜追求茶友群和收藏界盛行的「大師壺」，偶爾到賣壺的店裡閒逛一番，遇到合眼緣的，便買了回家，分門別類地泡茶、養壺。久而久之，家裡也積攢了不少各式各樣的紫砂壺。

遇到子光壺之前，先遇到「愛杯」。「愛杯」是藝術家陳子光創意製作的紫砂茶杯，子光大抵是遵循老子的「大道至簡」，將茶杯製得拙樸厚重，只在杯身上刻了一個「愛」字。兩隻杯子，兩個「愛」字一正一反，隱喻「反正都要愛」。製作證書上幽默地標明了杯子的適用範圍為「對愛情感冒的人群」，生產日期為「擁有他或她時」，保質期為「一輩子」，使用禁忌是「吵架時不能用來砸對方」……如此，「愛杯」便遠遠超越了茶器本身的意義，成為了茶客或非茶客的愛侶間傳達愛意的愛物。

畢業於景德鎮陶瓷大學美術系的子光，看起

來和大多畢業於該校同學一樣走的是尋常路，早早就開始以製作紫砂壺為職業。一些人做壺，只懂中規中矩的工藝，以獲得「工藝美術大師」稱號為榮，一些人做壺，做着做着就耐不住寂寞，轉而走上了別的路。子光與別人兩樣，他好讀書，喜畫畫，亦寫詩，他近三十年如一日地做的壺，壺身上皆是自己的詩和畫，充滿了獨特的文化意味。他賦予紫砂壺與眾不同的文化底蘊，把工藝品昇華成了藝術品，他的作品多次獲得「中國工藝美術百花獎」和「中國工藝美術飛花獎」，不經意間便獲得了「國際工藝美術大師」的稱號。

子光卻認為自己是一個文人。朋友們也對此認同，因為，他的壺不光能用來泡茶，亦能用來品讀。他設計製作了兩百多把不同的紫砂壺，為每一款壺配一款茶、作一幅畫、題一首詩，出版了一本《百壺百味》，成為茶友和壺友們競相收藏的藝術品。此後，他又製作了「百家姓壺」，每一把壺都根據一個姓氏的淵源做出相應的設計，每一把壺裡都藏着一個故事，他希望百家姓壺能喚醒人們尋根問祖的意識，讓中華傳統文化能夠藉此長遠地流傳下去。

做的壺多了，子光從壺中品出了禪意，把紫砂壺做出了新的境界，他又創作了「佛說百壺」。「佛說百壺」看起來和「愛杯」毫無關聯，其實卻息息相關。

子光給人的印象是豁達開朗的，活得異常的通透，只有少數人得知他通透的背後隱藏着什麼。子光的小兒子僅兩歲時便被診斷出患了重症，迄今已近十年，全家人在痛苦和焦慮中為兒子奔波尋醫問藥，對孩子的愛導致他在尋醫的過程中遇到了各路趁火打劫的騙子，勞心傷財地經歷了不少人性的黑暗。所幸子光是清醒的，他說，他把血和淚灑進泥土裡，融進紫砂裡，變成對孩子的愛和對未來的期望，所以才有了他層出不窮的好作品，因此，他的作品便有了靈魂，有了愛和希望的意味。「愛杯」的由來便是他對孩子的愛的延伸，雖然遭遇過很多磨難，但亦有不少朋友給予了他真誠的幫助，所以，他沒有怨恨，內心仍舊充滿了光明和感恩，他希望人與人之間都充滿愛，每個家庭都是幸福美滿的。

這就是陳子光，一個有着大智慧的文人藝術家。我不收藏紫砂壺，卻收藏了陳子光的人生智慧。